



文化探源



人生百味

新乡文化之我见

邵文华

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。了解一座城，从了解其文化开始。久居新乡，故而难免思索，何谓新乡文化内核，由何而来，传承几何？

一、文化内核——何以新乡的精神坐标

关于文化，《周易》有云：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即以文化人，塑造人的精神品格。新乡的文化，“厚德、惟新、担当、自强”为其内核，根通千年文脉，枝舒万象风华，滋养百代文心，隽永一脉风华。

厚德是新乡文化的精神底色，彰显着居仁由义、民为邦本的文化品格。新乡古称“牧野”，源起“牧野大战”。武王伐纣一战定鼎，“君权神授”走向覆灭，德胜文化自兹昌隆，这方土地的骨血里，便从此融入了德治民本印记与礼乐文明的曙光。鸣条之战的殷革革命，共伯共和的执政初心，孔子居蒲邑九载丰富的儒家思想，曹操官渡之战的一统胸襟，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的兵不血刃，孙奇逢振三百年儒者之绪的坚守，将厚德载物的情怀，洗礼为文化最温润的底色。

惟新是新乡文化的鲜活基因，洋溢着敢为人先、开拓创新的非凡气度。仓颉造字，让华夏有字可写、有史可传；《牧野》一役，革新后世政治文化走向；《诗经国风》四分之一作品源于邶卫，开创中国文学先河；《牧誓》《论语》，开先秦文学之典范。箕子陈述“洪范九畴”，奠定“天人合一”治理体系；张苍校正《九章算术》，实现数学治国；杜诗发明水排，早于欧洲一千多年。全球首支甲型“H1N1”疫苗、全国首台复合式盾构机、首块可充电电池、首款抗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在此诞生，古邑新乡将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演绎出了时代模样。

担当是新乡文化的鲜明标识，屹立于襟怀天下、心系苍生的气质风骨。关龙逢、比干以死谏君，许穆夫人赋《载驰》救祖国于水火，毛遂自荐凭楚赵合纵抗秦，张良刺秦誓报国仇家恨，岳飞新乡御金十三载，徐世昌春年保持气节，陈廉、皮定均、郭兴穿梭太行誓死抗日，忠勇爱国薪火永传。子路治蒲孔子三称其善，东汉毛玠“清公素履”，大唐韦思谦“御史出朝，地动山摇”，北宋王昭素“治世莫若爱民”被太祖“受言书屏”，明朝黄绂、李戴仁政爱民素有“硬黄”“天官”之称，“宰相之乡”的济世为民情怀，踏碎了岁月阻隔，在牧野大地上代代传承。

自强是新乡文化的力量源泉，升腾着坚韧不拔、乐观豁达的奋斗姿态。黄河千年奔流，大改道有八次发生于此，

西汉以来堤防决溢百余次，河溢成灾数十回；居天下之中，逐鹿中原的烽火，让这座城郭几度满目疮痍。可历经劫难的新乡，总能以自强不息的品格屡挫屡兴，于风雨之中向阳而生。清河集祥瑞调的婉转、中州大鼓的铿锵、笙篴的悠悠弦音、剪纸刺绣的精巧，还有街头巷尾的说书唱戏、烟火氤氲的饮食文化，更将新乡人勤劳善良、乐观豁达的精神，揉进了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里，让自强的灵魂，多了些温柔与鲜活。

二、文化成因——牧野华章的千年积淀

新乡文化，孕育于山河之畔，勃发于畿辅之地，融汇于八方精粹，流淌于市井烟火，兴盛于时代变迁，独具魅力、璀璨绽放。

山河形胜奠定文化根基。文化的形成，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《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》中指出：“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，答案就在这片土地上。”黄河奔腾锤炼文化魂魄。万年冲积带来肥沃土地，平原农耕让民众得以深耕细作、涵养德行，形成踏实厚重的民风；黄河善淤、善决、善徙，千载治黄史凝作地名、铸就典故，淬炼出黄河文化属性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。太行巍峨赋予文化精神。“天地之脊”雄浑厚重、沉稳壮阔的自然特质，为厚德文化提供了自然隐喻；万壑沟深、土薄石多，共工治水、穿梭白径，又锻造出先民们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太行精神。卫河碧波增添文化活力。燕赵、秦晋、齐鲁、津派文化顺河而至，沿线民俗、戏曲、饮食等多重文化因其传播而共生，“一河通南北，文化贯古今”持续为地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，催生了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创新进取意识。

畿辅地位塑造文化底蕴。文化的形成，离不开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。长期担当畿辅角色，是新乡文化形成的核心所在。浸润都城文化精华。都城是古代的文化中心，被郑州、洛阳、开封、安阳四大古都环抱，又紧邻朝歌，天然承接古都文化辐射，儒的仁、释的慈、道的和在此交融共生，礼乐教化、厚德载物、忠诚爱国、济世为民的理念沁入人心，造就了诗礼相承、贤才辈出的人文盛景。借取都城资源之利。宋金及其以前，中原为天下中中原，人们谋大业、干大事，出大名都望向中原。新乡作为畿辅交通要冲，四方商贾、贤才达人、能工巧匠在此汇聚停留，文化交融、技艺革新、教化普及及激发创造活力，让文化始终拥有生长的力量。担得拱卫京畿之责。作为京畿要地，这里既是守护古都

的军事要塞，又是保障都城供给的漕运重镇，更是见证历史风云的战争主场。朝朝守护、代代坚守的畿辅使命，培植了忠勇爱国的品格，孕育出与国家同休戚的深沉情怀。

文脉绵延成就文化精神。文化的形成，离不开历史的守护传承。新乡文化从属中原文化，从古延续至今。古迹见证历史。孟庄遗址、大召营遗址里，藏着“最早中国”的密码；同盟山的草、武王庙的飞檐、姜尚故里的钓鱼台，定格了牧野大战的金戈铁马；赵长城的砖、比干庙的柏、陈桥驿的风、百泉湖的水、潞王陵的石、平原省委旧址的碑，默默诉说着过往。文脉演进文明。子龙鼎，与后母戊鼎并肩，刻着华夏最早的“龙”字图腾；汲冢书，化作《竹书纪年》，填补夏商周史料空白，厚植中华历史文化之根；中华三百大姓，六十七个起源于此，“根在新乡”成为凝聚情感、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。人文写就精神。孔子于此著书讲学，“竹林七贤”隐逸山水之间，贺铸解道闲愁言报国歌头，邵雍、周敦颐讲学论道百泉书院，李白、高适、苏轼、元好问等文人墨客流连忘返。崇文重道蔚然成风，官方教育与民间治学交相辉映，“耕读传家”成为百姓世代信条，见证着新乡文化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

三、文化传承——文明之城的时代绽放

“厚德、惟新、担当、自强”的文化精神，蕴含着向上、向善、向新的力量，深度融入人们的“日用而不觉”，赋能着城市生长。

厚德基因滋养幸福之城。历经千年文脉浸润，厚植民生福祉早已融入城市肌理，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底色。厚德引领善治。文化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，新乡始终坚持发展为民、民生优先，将七成财政预算投资于人，完善公共服务，优化城市治理，创造美好生活。厚德惠泽民众。民之所盼，政之所向。从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住品质，到乡村振兴铺就富民之路；从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，到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；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到便民服务站贴心高效，每一项民生举措都源于厚德向善的初心。厚德温暖人心。在这里，幸福不是抽象的字眼，而是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、学有所教、住有所居、劳有所得的安顿，是邻里和睦、守望相助、温情满满的日常，是厚德滋养下人人共享的美家园。

惟新奔涌筑造活力之城。与时俱进是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。时至今日，千年“惟新”化作创新动能，科技

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协奏曲更加铿锵有力。弘扬崇文之风。25万学子求学于此，科教资源数量为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，延揽拥有各类人才50万余人，创新有了丰富的人才支撑。构筑创新高。全域布局高能级实验室、中试平台、产业创新中心，高校即实验室，城市即孵化器、企业即创新场，创新生态走向一流。创新硕果盈枝。中原农谷种业创新领跑黄淮海，“硬核创新”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成色，位居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，从社会治理到文化传承，创新让城市焕发出蓬勃朝气和活力。

担当精神托举文明之城。新时代，文明城市正在以另一种风流赓续着家国情怀里的担当。担当见于“双拥之城”。走出了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吴志洲、卫国戍边英雄肖思远，用生命诠释“忠勇”千钧重量。担当见于“好人之城”。700多位“道德模范”“中国好人”，用平凡善举、默默坚守传递温暖力量。担当见于“新乡先进群体”。史来贺、郑永和情系桑梓，10多个全国先进典型、100多个省级先进典型，彰显矢志为民的使命担当。担当见于当代企业家精神。心连心集团、河南矿山集团、胖东来集团、孟电集团等企业富而思源，倾情奉献、回馈社会。

自强进取绘就产业之城。岁月更迭，黄河安澜，昔日的自强不息，蝶变为今日图强争先的昂扬姿态。致力打造文旅新名片。推出宝泉崖天下、泡泡玛特、摇滚新乡、久鼎笙篴、平原微短剧聚集地等十大文旅新IP，年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，呈现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的鲜活图景。致力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寻求新作为。全力构建以铁海直运、中欧班列、跨境电商和空运为骨架的四条“丝路”，豫北枢纽建设纵深推进，开放的胸怀更加宽广。致力打造产业新高地。文化作音符，产业成舞台，制造强市、数字强市双双跻身全国百强，文化的力量点燃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。

探寻千年牧野，读懂牧风新韵，热爱文化新乡——始于本地人的自豪，成于外地人的向往！

（作者为新乡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）



榴花

我的二姐永秀

陈永沫

我的二姐永秀，乳名小槐子，出生于1958年，现已年近七旬，是一位极其普通的乡村女子。说二姐普通，这是事实，她一生确实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可论对家庭的贡献，确实让人心生感动。在二姐正值读书的年纪，我们兄弟四人先后来到这人世间，二姐读了两年半的学堂，便辍学在家带弟弟。上不成才，成了半文盲，这心结憋了五六十年，仍旧解不开。到底是啥情况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我的家住在长江南岸，荒湖、沼泽遍布，江、河、沟、渠相连；我的父母婚后生育五胎，均未活到三周岁便夭折。1954年夏季，连降暴雨，长江中下游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洪涝灾害，长江大堤破圩，奔涌的滔滔江水瞬间淹没了老套心家园，不到三岁的姐姐在逃荒时，饮用污染的水源，感染肠道病毒，高烧不退夭折；当年年底，父母收养了一名不到百日的外姓女婴，取名陈永秀，小名大栓子，传统的说法是拴住这个外姓人的命根，好留住家中人丁。没想到，还真是天遂人愿。

此后的十年间，母亲先后添下二姐陈永秀，取乳名小槐子，意欲槐树招弟，摇摇晃晃又来一个、再来一个，还真灵验了，槐树摇晃来四个弟弟：陈永树、陈永木、陈永林、陈永强。那时，祖父母已年老去世。父亲陈益高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。从1949年10月全国解放、建立新中国时起，就一直多个基层党组织担任党支部书记，整天忙于工作。母亲王兰英在老套心生产队担任妇女队长，老套心是全公社最大的生产队，住家五十多户、二百多人口，母亲也顾不上家。大姐上学年纪哭闹不愿意去，前后听了不足十堂课，要死要活不愿意学。父母见此情景，只好作罢，打消了送大栓子到学校读书的念头。轮到二姐永秀时，好歹读了两年半。问题来了——那时的生产队妇女社员十五岁就可以参加劳动，能挣半个工分。大姐的年龄已经够加入老套心生产队，成为能参加生产劳动的半个社员了。二姐陈永秀也已十一岁，只是二姐的下面，四个弟弟接二连三出生，老人已过世，父母忙工作，大姐每天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，四个弟弟自然就由二姐陈永秀带。二姐永秀只好从学校背回书包、拖回板凳，心灰意冷地回家，一门心思带弟弟。

1969年夏季，家乡连降暴雨，老套心出现了严重的内涝，陈家的三间茅草屋被大水淹得只剩下房顶。父亲陈益高用小船载着一家老小，投奔到离家五里地的小江埂上、洋沙村一梁姓家逃荒暂住。陈家八口拥挤在梁家屋后的小竹林里，搭个窝棚，勉强居住。大姐每天在天蒙蒙亮时，就和母亲划着腰子盆去五里路外的家乡老套心，收割漂在一片汪洋大水中的稻穗。然后，将这水泡尚未完全成熟的早稻谷晒干后，再用碾子碾出早稻米来，筛出好的米粒熬稀粥；有稻壳杂质的，大锅一煮熬，喂给猪、鸡、鸭吃。幼年的陈永秀，闻听不远处的南大闸开进莲花湖向小江里排水泄洪，便将四个弟弟，抱一个、挽一个、牵一个、领一个，一行五人来到南大闸看热闹。

正是有了红色革命家庭先进思想的熏陶，二姐在激情燃烧的岁月、火红的年轻时代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获得过公社和县级先进生产者、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基干民兵、社办工厂优秀职工等十多张奖状，还有一大摞印着“奖励”字样的毛巾和草帽。最让人欣慰的是，二姐的儿孙均是名校大学生，总算给她扳回了面子。

顶、不喧不闹，与世无争。它们与蓝天、麦田一起，织就一幅浑然天成的画卷。“麦田铺翠千重浪，油菜如金一路香。”这画面清丽脱俗，目之所及皆是诗意。我是家里的长女，自幼乖巧懂事，读书也争气，父母很疼爱我，总盼着我好好读书，将来不用种田吃苦。地里大大小小的农活，父母从不让我插手。我家在村东头有一块麦田，有时赶上周末，母亲去地里除草，不放心我和弟弟在家，便带上我们一同去田里。还未走到麦田，大老远就望见田间地头那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。顺着曲折的田埂，我们来到地头，母亲叮嘱我们不要乱跑，就在田边玩耍。我和弟弟欣然答应。

我们在田埂上跑来跑去，身旁是开满嫩黄色小花的油菜花。看见蝴蝶上下翻飞，便追着伸手去捉。在我们眼里，这片田野不仅明媚动人，更藏着数不尽的乐趣。一阵风拂过，绿油油的麦浪与黄灿灿的油菜花交相辉映，宛如一幅舒展的水彩画，一直绵延到远方。风里裹着泥土的清香与油菜花的甜香，四下静籁，只听见风吹麦苗的沙沙声，伴着母亲低头薅草的声响，不疾不徐、安稳又踏实。人在田间走，心在画里游。

许多年过去，我依然记得那天的风、那天的油菜花香，以及母亲劳作的身影。每逢春节时节，梦里总有一片金黄摇曳，花香依稀可辨。那是故乡的颜色，也是童年最温柔的印记。



童年诗章

故乡的油菜花

赵艳丽

春分过后，春意渐浓。自幼生长在豫北乡下，关于春天，我有两处最深的记忆：一是河畔路边泛着新绿、随风轻扬的垂柳，再就是田野堤岸上那一簇簇金灿灿的油菜花。

豫北大地，油菜花寻常可见。从田间地头到堤岸路边，花开时节，姿态各异——盛大、明媚、婉约……我爱家乡这遍地金黄的油菜花。

菜籽油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离不开的食用油。因此，农户们大片种植油菜，收籽榨油，世代相传。临近清明，正是油菜的盛花期。来到户外，放眼望去，尽是黄澄澄、娇艳艳的油菜花。成群的蜜蜂在花间采蜜，翩跹的蝴蝶在花丛中翻飞，动静相宜，生机盎然。

油菜花美丽寻常。它平凡普通，可我偏偏喜欢它的质朴、素净与淡雅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没有桃花的妩媚多姿，也没有郁金香的典雅迷人，只是不争不抢、静静绽放于田间地头。那满目金黄，令人心旷神怡，一阵清风，送来淡淡芬芳，沁人心脾。盛花期时，馥郁的香气弥漫四野，附近村落都沉浸在花香之中，美好而悠长。

豫北平原，麦田纵横交错。我们这边的村子比较稠密，村村之间连着一片片田地，它们被一条一条沟渠分割成块，麦苗长出后，一块块长方形的麦田，宛如镶嵌在大地上的绿翡翠。二月中下旬，油菜花逐渐盛放，一朵朵挺在青绿的秆



槐根春忆

春节走亲戚

刘俊俊

“问我祖先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；祖先故居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鸱窝。”我脑海里储存了不少能唱易记的民谣，而对这首极富感情的民谣格外倾心。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明代大规模移民的历史见证，承载了代代移民后裔对祖先起源的集体回忆，以及海内外无数华人寻根的文化认同，反映出我国传统宗法观念中对血缘和祖源的高度重视。

往上数十四五代，我的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徙到中原地区的。我的书架上摆放的一本红皮《家谱》，分明记载着这一变迁历程。还在孩提时，堂叔就给我讲过一个“故事”：明朝初年，河南战乱频仍，灾祸不断，人丁锐减，土地荒芜，而山西未经战火，风调雨顺，人丁兴旺，社会稳定。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，山西共有十八次大规模迁徙，把当地人口分散到十多个省份耕作，我们河南便是其一。起初，祖先就是从大槐树下恋恋不舍离乡背井出发的。于是，大槐树成为了移民挥之不去的故乡意象。移民时，官兵担心百姓逃跑，不但用绳子将几十人捆绑成一串，还在每人的小脚趾甲上划了一刀作标记，所以相传小脚趾甲上划的，都是山西人的后代。堂叔笑着对我说，你若不信，可看看自己的小脚趾甲是不是两半的？从未注意过这一现象的我，脱掉鞋袜一看，果真如此。

我的祖先大刘和小刘兄弟俩，自明朝初年从洪洞大槐树迁徙到南阳城北后，年年在那里辛勤耕耘，一代代繁衍生息，家兴业盛，哥哥居住的村子叫大刘庄，弟弟居住的村子叫小刘庄。几百年后的一天，提到这两个村庄，方圆几十里都赫赫有名，相互传递着老弟俩自强不息的动人故事。我的高祖先是从小刘庄搬迁到我居住居住的村庄

的，因此，小刘庄被我视为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过来的老家。平时由于各自为生活忙碌，没有大事，这两村的近门人家是不大相互走动的。但每当过年时，我们是必回老家小刘庄拜年送祝福的。

我们那一带的民俗是，大年初一不走亲戚。从初二开始，先去姑姑家，再去舅舅家、姨娘家……以此类推。从农历正月初二到初五，是走亲访友的集中日子。阡陌纵横的小路上，随时可看到穿着花红柳绿的衣裳，肩背、手提、胳膊摆着新年礼品，满脸笑嘻嘻的人群，东奔西走赶往有亲戚居住的村庄。那时，大多数人家手头拮据，自行车不多见，更别说摩托车、电动车、小汽车之类交通工具了，每每出行，全靠两条腿丈量路途。不像现在，小汽车在村庄路边和院子里随处可见，出门办事方便快捷又气派。过去虽然清贫，但只要客人一进家门，都是亲亲热热的，嘘寒问暖，端茶递烟，其乐融融。午饭桌上的餐食是平常节省下的好菜、好酒，主食是白亮亮的米饭、白胖胖的年馍。

年年走亲戚的过往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大年初一回老家小刘庄拜年的吉祥情景，更让我难以忘怀。在外人眼里，我们回小刘庄是走亲戚的。仪式感非常庄重和神圣——因为过年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老家与大伯、大娘们叙旧话桑麻，一表思念之情了。

我生活的村庄，同族同姓的有我们三家，都住在村北头，相距不远，胜似一家。平时只要说前院、后院、东院，都心知肚明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吃过年饺，我们兄妹就到另两家去拜年，其他两家也是如此这般。而后，年富力强的父亲将堂兄堂弟堂姐姐妹们召集到一起，讲说有关事项后，带领我们笑逐颜开地行进

在通往小刘庄的蜿蜒小路上，为大年初一野外平静的时空，平添了一抹亮丽色彩。村道两旁是一块块青绿的麦田，麦苗儿在寒风中含笑点头，在清冷中舒展惬意，一如我们疾步回老家的渴望心情。

心有灵犀。由于年年春节一次不落回小刘庄为近门的长者带去吉祥如意的祝福，风雪无阻，亲人们估摸我们快回去了，纷纷跑到村头拱手相迎。走进一家近门家的院子里，一声“娃，回来了”的话语亲昵盈耳，一张张慈祥的面庞无不洋溢着喜悦。又是端茶送水，又是让进屋儿烤火取暖。骨肉亲情瞬间凝聚在婶子、大娘们一把把塞进衣兜中用花纸包裹的冰糖、红枣、花生里，味浓香醇，甘甜如蜜。那次天喜地的氛围一年只有一度，也分外短暂，关切之情却无以言表，绵长悠远。岁月随着日暮昏昏、阴晴圆缺一去不返，但民俗传统中环绕着的光芒意象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到外婆家去拜年，那是过了初五的日子。正月里没啥农活，人也清闲，去了可多住些时日。外婆家坐落在一个小山村，距我家有五十多里地。一年，与外婆相依为命的舅舅突发疾病离世，唯一的表哥又工作在远方。母亲几位姊妹商定，由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五姨一家搬迁到外婆家，照顾双目失明的外婆。外婆家离我家较远，去一趟从早饭后出发，半天下午才能赶到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我企盼有朝一日像春节走亲戚一样，到山西洪洞大槐树去做客。曾屹立于山西广济寺旁“树身数围，树荫蔽数亩”、老鸱在其上“安营扎寨”的那棵老槐树下，有祖先离开家园时挥泪不舍的背影，也有今日繁荣昌盛的局面。快过年了，教我如何不怀念那棵古老的大槐树……